

經史百家雜鈔

續文獻通考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竇秀才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五目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曾鞏謝杜相公書

蘇洵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答李廌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
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

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邱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
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
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椎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
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閒鼓天
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賈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曠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

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
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
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
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
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

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
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
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
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
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
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
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
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

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
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
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
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
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
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竝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

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
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
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
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瀟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
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
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

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函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